

# 旧书里的少年

陈玮佳

前些日子回了趟老家，母亲指着屋角的一摞旧书说，老屋要重新装修，这些书若是不用，索性当废品卖了。

那些旧书我哪里舍得丢掉？我蹲下身，一本本拾起来，拭去灰尘，小心地整理着。忽然，一本薄薄的册子从书堆里滑落出来。那是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绿色硬壳封面，边角已经磨得发白，书脊上的字也模糊了。

我捡起来翻开，一股熟悉的纸墨气息扑面而来。扉页上，用蓝色钢笔歪歪斜斜地写着：“陈玮佳，二年级（3）班，1994年3月。”那是我的字，一笔一画，认认真真。

这本字典是父亲给我买的。那时候我们镇上没有书店，买字典要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。父亲骑了30里路自行车，带我到县城。那是我第一次进书店，满屋子的书，整整齐齐摆在架子上，空气里都是油墨的香味。回家路上，我把那本崭新的字典紧紧搂在怀里，生怕掉了。路上下雨，父亲把他的

外套脱下来，我躲在父亲宽大的脊背后面，听见雨点打在塑料雨衣上，噼噼啪啪地响。到家时，父亲浑身湿透了，字典却是干的。

我慢慢翻着这本字典，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页码，像是在抚摸一段段旧时光。翻到“爱”字的那一页，我忽然停住了。那一页的空白处，画着一个小小的太阳，太阳下面是一朵花，花朵旁边还有一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儿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三年级时，语文课上老师让查“爱”字，我查到了，就在旁边随手画了这些东西。那时候的“爱”，对我来说，就是太阳，就是花朵，就是那个没有画完的小人儿。多么简单，多么明亮。

再往后翻，到了“梦”字，旁边用铅笔写着“长大以后当作家”，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。那时候我刚读完第一本课外书《安徒生童话》。读到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哭得稀里哗啦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想，长大了也要写这样的故事，让别的小朋友看

了也会哭，也会笑。成家了，那本字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塞进了旧书堆里。要不是这次翻出来，我几乎忘了，我曾经还有一个当作家的梦。

字典里还夹着几片枫叶，是初中时在校园里捡的。枫叶已经干透了，薄得像纸，轻轻一碰就碎。颜色也不红了，变成了暗褐色，叶脉却还清晰得很，一条一条，像掌心里的纹路。我小心翼翼地拈起一片，对着光看，阳光透过叶脉，投下细细碎碎的影子。那一年，坐在教学楼后面的石凳上，背英语单词。枫叶一片一片地落下来，落在书上，落在肩上，落在地上。我随手捡了几片夹在字典里，心想，等以后翻到，就会想起这个秋天。可是这一等，就是20多年。

我忽然想起，这本字典里，还藏着一个秘密。翻到“喜”字那一页，果然，在页脚的最底下，用铅笔写着一个小小的“喜”字，旁边还有一个“欢”字，中间隔了一个空。那是初一时，我喜欢班里的一个女生，不敢说，就偷偷地在字

典里写下这两个字。如今，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子，我都记不清了。可是这两个字还在，歪歪的，浅浅的。我看了很久，轻轻地合上字典，生怕惊动了那个15岁时的自己。

母亲从厨房出来，问我：“这些书，你到底要不要？”我说：“要，都要。”母亲看了看我手里的字典，说：“这本破字典，还要？”我点点头，没有解释。

我把字典装进行李箱。我知道，我带走的，不只是这本字典，还有少年的自己，躲在被窝里看童话的自己，在枫树下背单词的自己，在字典里藏心事的自己。他们都在这本字典里，在泛黄的纸页间，在模糊的字迹里，在我轻轻地翻动时，一个一个地醒过来。

晚上，回到自己的家，我把字典放在书架上，和这些年买的新书摆在一起。它那么旧，那么小，那么不起眼，可是我知道，它是这些书里最贵重的一本。因为里面藏着的，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。

## 春日读书

刘国英

暖阳柔柔，一缕春光透过窗棂，落在书桌上，清新的空气，氤氲着春的体香。这样温馨的时光里，坐在桌前，捧一本书随意翻开，春光洒在书页里，在字里行间，缓缓流淌着。字里行间都是暖融融的。春日里读书，身心是愉悦的，品一杯茉莉花茶，读一本诗集，既享受春日的美好，也享受诗书的墨香。心里眼里，便觉得拥有了整个春天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捧一卷书，坐在草地上，读着读着，春光入了书卷，院墙上，蔷薇花千朵万朵压枝低，蝴蝶翩翩飞入花丛，娇莺自由自在地林中唱着舞着，从这边的柳枝上飞到那边的红叶石楠上……书卷养了春光，我看到了那些活泼的方块字，在春光里闪亮。

春光正好读书时。徜徉在春光里读书，无论是《山海经》《史记》，还是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汉赋，无论散文、小说、传记。随手一卷，既有大漠风云，长河落日；又有江南烟雨，塞外春光。如品茗茶，浓淡相宜。身心沉浸在盎然的春意里，沉浸在广阔无垠的书卷里，少了浮躁与烦恼，余下满心的安宁与从容。

读累了，合上书，躺在草地上，闭目静听。听轻风拂过枝叶沙沙响，听风吹书页哗啦啦，心中平静如水。春光易逝，而书中的美好却能永驻心间。

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春光在轻轻翻动的书页里缓缓流淌。春日短暂，可书中的春光是永恒的。珍惜这花开正好的时节，与书相伴，让文字温暖平凡的日子，酿成诗意绵长的风景。

不负春光，不负墨香。一缕春光，一卷好书，一杯茗茶，一段静好时光，足矣！

初春时，我带着轻松的心情回了趟农村老家。每次返乡，都像打开一幅崭新的画卷——家乡总在微风细雨里，悄悄换上新鲜的容颜。这一次，我在恬静而充满生机的乡间，真切触摸到这片土地苏醒的脉搏，心里满是清新与喜悦。

车子驶出城区，转入平坦宽阔的乡道。记忆中那条尘土飞扬、雨后又泥泞难行的小路早已不见踪影。路旁，新竖立的路灯像守护春天的哨兵，整齐地排列着。若是傍晚归来，灯光渐次亮起，一路蜿蜒，温柔地照亮归途与悄然萌动的田野。

村口的指示牌清晰又雅致，白墙上了一幅幅描绘田园生活、倡导文明新风的彩绘，在春光下显得格外生动。原先略显杂乱的边角地，如今变成了有小亭、石径和绿植的小园，或是平整开阔的文化活动广场。乡村的“颜值”在春光中

周末家庭聚餐，选了家附近的小馆子。刚进门坐下，看见隔壁桌围坐着十来个姑娘，行李箱堆在脚边，正热热闹闹地畅谈。我想着等我们点完菜，她们或许就散场了，便没想着换地方。

我从只言片语里拼凑出隔壁桌的情况：刚毕业的学生、幼师或师范、散伙饭。满桌的菜肴，脚边歪倒的酒瓶，显然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酣畅，大概是不再顾及什么淑女形象，要把青春的雀跃喊出来，把离别的不舍喝下去。我本想换个地方，奈何再走十几分钟实在折腾，况且学生们总归无害，也就坐下了。

其实也还好。偶尔突兀的一声尖叫，或是猛地起身碰杯，那些“要好好”“常联系”“互相帮衬”的誓言飘

## 初春游故里，处处皆锦绣

高晨焜

提升，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宁静又温馨的气息。

一进村子，春意与生活的暖意便扑面而来。家家户户院门整洁，春联依旧鲜红，在微风里轻轻摆动。不少人院墙修葺一新，院子里太阳能灯静静伫立。汽车停在门外，已是寻常风景。走进屋里，爷爷奶奶脸上笑意舒展。室内温暖明亮，各式家电方便实用，自来水、天然气一应俱全，住得舒适又安心。奶奶在院子里晒着太阳，笑着说，如今政策好，种地、养老都有照应，日子就像这春天的光景，一天比一天敞亮。

闲暇时在村里走走，更能感受到蓬勃的新气象。农家书屋的窗明几净，书架上各类书籍琳琅满目，成了村民们春日闲暇充实自我的好去处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，不时有健康讲座、手艺课堂，为日常添了几分色彩。孩子们在广场上

奔跑嬉戏，笑声如清脆的鸟鸣；老人们聚在阳光下聊天，神情安详。邻里之间见面寒暄，言语亲切，整个村庄流淌着一种舒缓而和睦的暖流。

站在田埂上向远处眺望，沃野平畴，已可见隐约新绿，屋舍俨然点缀其间，安静如画。心中不禁生出许多感慨。从改善人居到丰富生活，从发展产业到培育新风，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，正是时代前行落在乡土间的足迹。这个曾经平凡的村庄，正乘着和煦的春风，静静地、坚定地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

故里初春行，一路春风一路晴。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，在季节的更迭中焕发着新的生机；而我脚下的国度，也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耕耘中，不断描绘着希望的图景。这份乡土之亲、时代之幸，将化作我心中持久的温暖，与向前行走时脚底那份扎实的力量。

## 隔壁桌的散伙饭

乔志兵

过来，裹挟着青年人特有的热忱。

我们这桌带着三个孩子，不便频频侧目。我低声嘱咐：“吃自己的，别看那边。”转头便聊起鱼肉的时价、孩子的功课、菜色咸淡。给孩子夹菜、盛汤，爱人细心地挑出鱼刺。我们和她们，像两个平行的世界。我们盘算着柴米油盐，她们畅谈宏图壮志。在我们眼里，她们年轻得发光，天真地以为世界会如想象中美好；或许在她们眼里，我们这般拖家带口、素面朝天的日子，正是她们不愿触及的未来。

饭店老板的女儿在角落写作业，喧嚣似与她无关。我们也本该如此，各不相干。直到一个空酒瓶越界滚来，小儿子忍不住捡起来递过去：“姐姐们，喝

酒不好哦。”女孩们一愣，随即笑作一团。爱人赶紧拉回孩子，轻声数落：“别多管闲事。”是啊，我们喝着果汁，早已习惯了循规蹈矩。或许十年后，无论曾经羡慕还是抗拒，她们终会走上这条轨迹，期待伴侣、孩子与安稳。

我们始终没怎么看那边，她们却迟迟不肯散场。大概是怕离别的伤感太汹涌，先是两三个起身，拖着行李慢慢走出去，几分钟后又有人道别。桌上还在哭闹，转身离开时却出奇地安静。最后一个人结完账，留下满桌青春的余温。

但愿毕业季的女孩，走好路，走正路，活出精彩吧。后来妻子说，她们每走一个，都回头看了看我们这桌，还朝着孩子们挥了挥手。